

蒋和森

黄梅雨



黃梅雨

责任编辑：魏心宏
封面设计：蒋迪
插图：李宝强
韩硕
施大畏

黄 梅 雨

蒋 和 森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25 插页 平 7 软精 9 字数 355,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0册(内软精1,000册)

书号：10078·8554 定价：平3.00元 软精 8.20元

内 容 提 要

《黄梅雨》是作者描写唐代黄巢起义的长篇历史小说《风萧萧》的姐妹篇。

在《黄梅雨》里,可以看到《风萧萧》中的许多人物、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又可以看到一连串新的人物形象。它既是《风萧萧》的连续,又带有一定的独立性。

在《黄梅雨》里,充满了血与火、爱与恨,英雄的豪气与儿女的柔情,以及各种惊心动魄而又曲折离奇的人物故事。它来自历史的真实记载,同时又予以艺术上的提炼和创造。

从《黄梅雨》所展现的五光十色的生活画卷中,人们除了可以获得许多历史知识外,还可以感受到生活的诗情和哲理,从而得到一种形象的古代革命历史的教育。

目 次

一	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	1
二	一只漂到江心的船	12
三	官场秘闻	25
四	惊心动魄的盛宴	35
五	他想起田园荒芜的故乡	51
六	“果然是个不祥之兆!”	64
七	紧跟着一个“鬼魂”	79
八	充满血火的元宵	92
九	只见他高举着两颗人头	103
十	跳出一个黑魑魑的人影	118
十一	轰动深夜的消息	134
十二	一条好猎犬	147
十三	“这一着真绝!”	156
十四	碰到一个怪人	164
十五	深夜长谈	174
十六	人生哲学的争辩	183

十七	恩与仇	194
十八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208
十九	赵家寨之夜	219
二十	“这个宋州,他拿了是要烫手的!”	230
二十一	非常之变	247
二十二	来了一位活神仙	255
二十三	一封令人吃惊的信	263
二十四	她第一次杀人	274
二十五	没有料到的时刻	283
二十六	一个不见刀枪的战场	299
二十七	“这一策确实是高,高!”	313
二十八	一阵风雷雨	324
二十九	呸!	337
三十	飞过梦中的落花	349
三十一	这官场比战场还险	362
三十二	起义的烽火又迅速燃烧	373
三十三	“快拿酒来,要烈酒!”	384
三十四	惊险的通天之路	391
三十五	狗脊岭	405
三十六	一个解不开的疑团	419
三十七	关到笼子里的猛虎	434
三十八	迷蒙的细雨	449
三十九	“只要你能站起来,我还是跟你走!”	457

四 十	又是意想不到的变化	468
四十一	决战与求和	478
四十二	血祭	489
四十三	“冲天”与“补天”	502
四十四	黄河浪上的老艄公	514
四十五	一个疯女子	522
四十六	飞翔,飞翔	530
后记		537

一 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

公元八七六年(唐僖宗乾符三年)的冬天,显得特别寒冷。

据生在元和年间的古稀老人说,已有好多年没有这么冷过了。深夜里,常听到“嘣”的一声,那是水缸被冻裂。河塘里更是结上一层又厚又硬的青冰,任人在上面踩、跑、跳,都象石板似地纹丝不动。

一阵大雪过后,天色虽然放晴,可是却显得更冷。家家的屋檐下都挂着一排长长的冰棱,象尖利的长牙,迎着寒风,发出凄厉的呼号。

严寒,似乎把一切都冻僵了。连盘空噪鸣的乌鸦,也缩成一团浓墨似地粘在枯枝上,寂然不动。而在那朱门的墙外,村野的路边,更有许多冻死的人,尸体硬得象木头似的,敲上去仿佛可以听到梆梆的响声。

就在这彻骨的苦寒中,从唐朝的东都洛阳向南,一直延伸到长江两岸,都在轰传着一个惊人的消息:

“王仙芝来了!”

这消息仿佛使人忘记了寒冷,纷纷冒着刺骨的朔风奔走相告。连那些坐拥金貂的庄主、封翁、缙绅也在炉边待不住

了，有的亲自登上轿马到外面去打听；有的则连忙收拾金银细软，带着妻妾到外地避难去了。即使是普通百姓，也惶惶不可终日，好象一场大地震要来了！

一提起王仙芝，几乎人人都把这个名字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因为早就听说这是一个威震关东^①、名动长安的“大盗”。此人去年与另一个“剧盗”黄巢合起来在长垣起事，冲州过府，杀人放火，闹得天都要塌下来！只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朝廷曾派有名的宿将宋威当了招讨使，调动五道兵马会剿，沂州一战，把这伙盗贼统统翦灭了，王仙芝本人也兵败身亡；为此，朝廷还特地举行了一次祝捷大典，诏告天下的黄麻露布，不但贴满了各处的旗亭驿站，而且一直贴到乡下土地祠的墙上来了。可是，这个已经“授首”的王仙芝，怎么又活了？难道皇上刚在今年七月降下的敕旨还会有错么？……

正当人们感到大惑不解的时候，象暴雨一般扑地而来的马蹄声，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地打破了各种猜疑。只见从洛阳通往江边的大道上，一队一队骑在马上的大汉，有的头上裹着红巾，有的身上披着老羊皮，刀光闪闪地迎着冬阳，不停地向南飞奔。

马队过后，又是一长串身穿短褐、脚穿草鞋的人群，有的拿刀，有的持棍，还有的拿着把锄头敲直磨尖的“霍锥”，一路呼啸着向南疾走。引人注目的是，在那高举着的火焰红边白底大旗上，赫然飘动着一个耀眼的大字——“王”！

四乡八镇、千村万落都轰动了。人们纷纷躲在屋后篱边，

^① 关东，当时指函谷关以东，今河南、山东一带。

眺望着那黑压压的人流，象一股决堤的洪水，漫过那灰黄色的冬原。

惊慌、恐惧、不安，顿时笼罩着中原大地。

然而，就在那马蹄蹴起的滚滚烟尘里，就在那草鞋踏地的咄咄声中，中国的历史正进入一个急遽变化的时代。它用铁与火的语言，书写着九世纪八十年代的雄伟篇章。这将是一场震荡整个华夏的历史风暴；它所激起的社会波澜，给人间带来了各种悲欢离合，但也带来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民族，象一个在封建长夜里过于贪睡的巨人，又在伸展腰肢了，他发出了地动山摇的震响！

可是，历史的风云变幻莫测。它并不是一条直线地向前发展，常常要经过出人意外的转折、迂回，甚至暂时的倒退。正当起义军以一泻千里之势，飞速打到长江边上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全军滞留北岸，停步不前。

阻挡住这历史脚步的，并不是长江天堑，而是在起义军的内部出现了一条愈来愈深的鸿沟。猜疑、嫉妒、权势欲，这些人类卑琐的心理在拨动着历史的杠杆！

随着胜利的到来，随着黄巢在起义军中的威望日高，王仙芝愈来愈害怕这要威胁到他的“大将军”地位。这个曾经是龙腾虎跃、揭竿而起的豪杰，突然变得象一个患得患失、裹足不前的庸人了。看来，起义的烽火，就要在波浪拍天的长江面前黯然熄灭！

而在这时，没有一刻忘记过“平乱”的唐朝廷，也从它的统治核心长安，展开了新的攻势。一个身穿黄衣的特使，带着极端机密的敕命，出了潼关，直奔襄州，又从襄州间道潜赴长江

边上的蕲州。别小看这个仪态典雅、外表柔弱的人，他在某种时机却起到千军万马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就象钟表上的游丝，会左右整个齿轮的运转。此人的特殊使命是瓦解起义军，但他所用的武器不是金戈铁马，而是紫袍玉带，概括成一个字就是——“抚”。

差不多与此同时，曾经处于起义军攻势下的洛阳，忽然城门大开，一长列身穿皂色军装、头戴压耳帽子的官兵，嘴里喷着白雾，踏着又硬又滑的冰雪，象一条出洞的巨蟒向南逶迤移动。装满军辎的铁轮大车，仿佛因负载过重，吱吱呀呀地发出刺耳的叫声。无数长矛象树林似地伸向天空，使四野更显得肃杀而又凋零。

这是一标装备精锐的官军，刚刚奉到皇上接连发来的三封敕令，要他们务将贼众歼灭于长江北岸，切不可任其渡江南窜，贻害无穷。这支官军的使命是——“讨”。

统率这支劲旅的副招讨使曾元裕，正骑着一匹外观并不高、但却耐劳善走的骨干利名马，夹在行列中缓缓地走着。他贴身穿着一件皇上钦赐的紫貂，但外面却披着一件灰旧大氅，看上去几乎与普通军官没有多大分别。一个紧跟在身后的行军司马，好几次请他坐上围着厚毡的军车，但他都是一摇头说：“不用！”说罢，便又神态严警地眺望着四野。

众军官看到副招讨大人不肯坐车，谁也不敢怠慢了，都不由在寒风中挺起脖子，策马前进。兵士们更是不敢大声喧哗，个个扎紧大口裤上的腿带，走过那一望无际的雪野。四周显得很肃穆，只听到兵器互相碰击，发出铮铮的鸣响。

这支官军行进的目的地，是位在长江北岸的古城复州。在

那里的城头上，正高悬着一面大旗——“天补平均大将军王”。

刚被起义军攻下的复州，经过一阵沸腾以后，这几天也好像感染了北风吹来的寒流，忽然变得冷落下来。

从四面八方拥到城里来“平均”粮食的饥民，一天比一天少了。他们背着空筐子走来，又背着空筐子走回去。许多赶来看热闹的人，也兴致索然地又往回走，因为大街小巷都在传说：谁家被抢了，哪里又发现了死尸，还听说有的妇女被强奸……虽然大将军王仙芝在四城贴出露布，声称要严惩趁火打劫的歹徒，可是人们看了以后反而更加惊慌，越发相信传说果然不虚，吓得不少住户都携家带口，偷偷往城外跑。有的人家逃到城外，碰到了拦路抢劫的真土匪，反而弄得财物一空，在寒风中哭哭啼啼，走投无路；有的东逃西躲，一夕数惊，只好又丧魂落魄地跑了回来，与家人歔歔对泣，恍如梦里相逢。

乱离、恐怖、动荡不安，随着起义军停止向南进军而变得日益严重。

那些从山东、河南几乎马不停蹄地一路打来的起义军，原准备一攻下复州随即渡江南进，谁知却始终听不到大将军的命令。大家都过惯了戎马生涯，现在一天一天地停下来，都感到闲得腻烦，禁不住纷纷跑到大街小巷去游逛，于是就生出许多是非来了。有的兵士从逃走一空的大院宅里，找到许多衣裳财物，便打起一个包袱偷偷地离开了队伍；有的当初在乡下穷得讨不起媳妇，现在从不三不四的女人中找到了相好的，便忙着张罗房舍用具，想在复州安个家。大多数兵士则在私下猜测、探听：“大将军为甚老停在这里不动？”可是对这个问题，

谁也说不明白。

有些人憋不住了，特别是一想起每打下一个城池便有酒有肉、敞开肚子吃饭的狂欢情景，更是忍不住跑到军部门前去询问。但现在军部的大门不象从前那样可以随便进出了，站在两旁手持长矛的武卫，已由两人增加到十六人，还没走到门边，就被挡住。

这一天，又有一伙起义军被挡在门边，其中有一个长得很粗壮的汉子，直着嗓子叫道：

“咱们又不是外人，你摆这个威风做甚？咱是来问问几时打过江去呀！”

“这个不用来问，回去等候命令。”一个门卫照例用已经重复过多次的口气回答。

“咱天天在等，等不着才来问的呀！”

“大将军吩咐，闲人一概不准进，有事儿去问你们的火长。”

“唏，你拿这个压人？大将军咱又不是没见过，想当年还跟他在一个锅里吃过饭哩。告诉你，咱就是火长。弟兄们都来问我，我问谁？”

“这个，咱们也不知道。反正不行，你不能进。”

“你说不出道理，咱就偏要进！”……

正在相持不下，忽听得那边有人叫道：

“你们别吵啦，快去报告尚将军，有人要见他。人家是老远赶来的哩！”

众人不由循声望去，只见起义军中那个年纪最小的兵士——柴平，牵着枣红马，急向这边赶来。

众门卫一见来的是个小孩子，后面还跟着一个，看样子也大不了几岁，不由一笑说：

“你这个黄豆芽儿也来凑热闹？今天上头吩咐，甚么人都不准进。回去！回去！”

柴平就好象没听到，只是足不稍停地直奔到门前，一脸正经地说：

“来的人是尚将军的亲戚，一定要见他，你们快去报。不信，你们就问他。”说罢，伸手向后一指。

门卫不由向身后那个小伙子注视了一眼，问道：“你是尚将军的哪一门亲？见他甚事？”

小伙子不说话，只是脸一红，又习惯地一撩鬓角，一绺象青丝一般柔细的头发，从松开的头巾里滑了下来。

“咦，你是尚将军的甚么亲戚？怎地不说话呀！”门卫又问。

小伙子这才顿了一顿，显得有些嗫嚅地说道：“你们别问是哪门……亲戚了，就说我叫水芹子……”

一声还没说完，只听得四周飞起一片惊讶：“哟，是个女的！”

这一叫，招来更多看热闹的人，很快在门前围成一大圈。

当门卫正要再问时，水芹子索性把松开的头巾揭去，任那乌云似的浓发披挂在肩上，接着又用少女所特有的好象黄鹂鸣柳一般的嗓音说道：

“我是女扮男装来的，路上不好走呀。请你们快去告诉尚让一声，说我来了。他不在，就先告诉他的哥哥也行。”

众门卫又惊又奇，都感到这个女的不平常，不仅认得名闻

全军的猛将尚让，而且还认得身为副帅的大头领尚君长！带头的门卫连忙答道：

“好好好，我这就去。”

说罢，立即快步向军部里面走去。

水芹子流盼自若地站在人圈中。她在众人的注视下虽然不免有些羞涩，但一想起这半年来不知经过多少风霜、泥泞、汗水、跋涉，还有那长途的孤单、焦虑和各种艰险，终于踏着漫天冰雪找到了她日夜思念的心上人，不觉又把羞涩完全抛开，只是紧望着门里，心里怦怦直跳地等待即将来临的大喜悦，用千辛万苦换来的大喜悦。

可是，她等了好久，始终不见有人出来。

柴平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便对另一个门卫说：“大哥，你快去催催吧，不能老叫人家站在这冷风头里等啊！”

围在旁边看热闹的起义军也连声附和。其实那些门卫心里也很着急，有一个马上应声去了。

可是，又等了好久好久，仍是不见有人出来。

两个门卫在军部里走了一圈，都没有找到尚君长。他们想起尚君长不离大将军左右，便又往那里找去。但当他们走到通向大将军住处的那道围墙的门前，忽然走出两个亲卫把他们拦住，说尚君长不在这里。两个门卫只好又到别处去找了。

尚君长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他此时躲在军部后面一座人迹罕到的小院里，正筹划一件极端机密的“要事”。昨天，他和王仙芝一直谈到深夜，终于说服王仙芝一定要把那块拦

在“补天”路上的“大石头”除掉。临走时，他又这样劝戒道：

“自古两雄不并立，你不除掉人家，人家就要除掉你！当年楚霸王不用范增之谋，你看落了个甚么下场？远的且不说，就说近的吧，太宗皇帝不是连亲兄弟都下得手？俗话说得好：‘一山不容二虎’嘛，你可要先下手为强。人家把曾元裕派来杀你的刺客都收养在门下，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王仙芝默默地点了点头，终于不再说话了。尚君长这才放心地回到自己的住处。

这一夜，他在床上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只是在心里不断对自己说：“事不宜迟，要快，要快！”辗转间，不觉天色已明，他连忙起来把那个浑名叫做“蔡点子”的亲信——蔡温球叫来，低声吩咐了几句。蔡温球一拍胸膛说：“这个好办，我去安排。”说罢，便急向外面走去。

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杀机便布置下去了。

尚君长自己，始终足未出户，一直待在那座小院里。这座小院，原为复州刺史的爱妾之地，后因住在这里的一个少妾不知为什么突然“暴病而亡”，从此一直废弃不用，但尚君长却看中了这个地方，搬来住下了。今天，这座小院里的房子，一律门窗紧闭，重帘低垂，更显得十分僻静。房外走廊下站着两个手按佩刀的卫兵，神色警惕地注视着四周，不让有人靠近；就是他们自己，也站得离房子远远的。

房子的正门上，挂着一幅用时新的晕绸提花锦缎制的厚棉门帘。掀开这个门帘，就会看到里面的陈设，真是五光十色，使人眼花缭乱。檀木雕花的桌椅、镶嵌珠玉的屏风、描金绘彩的大箱小箱，釉色斑斓的长颈瓶、凤头壶、高足钵，还有用金银

翡翠制成的各式珍玩……都纷然杂陈在案上、几上、壁上、地上，使这所房子既象一座华丽的客厅，又象是一座珍宝储藏室。室内左侧，有一扇门通向里间，门上挂着一幅绣着喜鹊登梅的垂地锦帘，使人看不清里面的陈设。但从门帘没有遮严的一角，可以窥见里面红红绿绿的都是锦帐被褥之类；还有一面半露的大铜镜，不愧是扬州名产，正闪着耀眼的亮光。

此时，尚君长坐在外间一张铺着豹皮的大椅上。在他侧面的一张半月形雕花杌子上，则坐着一个体格健壮有力、但却显得一脸阴沉的人。

只听得尚君长低声问道：“人都点齐了吗？”

对方也低声答道：“齐了。”

“一共几个？”

“八个。”

“手脚怎样？”

“没话说，都干过多年刀客。”

“那就还是用老法子——掷杯为号。”说到这里，尚君长想起王仙芝虽然点了头，但似乎还不够坚决，于是又吩咐道：“当心，你们千万不要手软，要干脆！”

“当然，只要一听到你手中的茶杯落地，就马上做掉他！”

“最好是不见红。”

“行，只要从背后用绳子套住脖子一勒，保准连吭一声都听不到。”

尚君长点点头，不再说话了。只听得寒风从空中呼号而过，把悬挂在檐下的铁马吹得互相碰击，象受惊似地叮叮作响。

忽然，窗子上响起“笃笃”轻叩声。尚君长连忙对那个